

首页 → 学术新闻

2009年第四届福建艺术节郭祖荣交响作品音乐会座谈会纪要

作者：宋瑾 来源：本所 发布时间：2010-1-11 20:20:03

今年11月26日晚，郭祖荣交响作品音乐会在福州大剧院举行。这场音乐会是本届福建艺术节的亮点和重头戏之一。音乐会上演了4个交响作品：交响诗《捎排歌》、小提琴与乐队《浪漫曲两首》、第二钢琴协奏曲《山海欢腾》和第十八交响曲《海西的呼唤——寄台湾同胞》。次日上午在福州阳光假日酒店5楼会议室召开了专题座谈会。外地与会者有北京的刘湔、李吉提、金湘、宋瑾和傅显舟，上海的朱践耳、奚其明、贾达群、朱世瑞、温德清、戴鹏海和孙娟等。福建方面到会的有福建艺术研究院的王评章（院长）、吴少雄、林瑞武（副院长）、王秀玲、张建国、曾宪林、吴思富、白勇华等，在座的还有福州的黄振明、施维、陈志强、林峥等。“主角”郭祖荣出席了会议。地方许多媒体派员到会。

王评章主持会议，对与会者表示欢迎。他说：郭祖荣老师在创作上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还为地方培养了许多优秀音乐人才。他的交响作品音乐会成功举行，是本届艺术节的一个亮点，是我们音乐界的一个盛事。举办座谈会，旨在通过学术交流，促进音乐创作实践。

郭祖荣：第一个作品写于1970年，当时我被下放到闽东山区，最初是和张绍同合作的一首歌，他写词我谱曲。后来我创作成交响诗。两首小提琴浪漫曲的第一首是我高一（1947年）写的，195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配器。年年战争，我写祖国的忧患。第二首是2008年为了纪念李德伦先生而作，1954年我开始写交响作品，但是长期听不到音响，正是李德伦的支持才得到社会认识。钢琴协奏曲。十八交响曲于今年除夕开始到端午节落笔，写的是我本人在新时期的内心感受，包括喜悦和不尽人意的东西，内心的呼唤。出于福建的现状，也可表现“海西”的情景。大家在讨论时可以按无标题对待。顺告明年我们想举办京沪闽台现代音乐创作会议，卞祖善提议用“海峡两岸”，我觉得很好。下面请大家提意见。

朱践耳：祖荣先生给我来信说有这么一个活动，我很高兴并复信谈一些感想。节目单上可以看出郭祖荣创作的62年，这在中国也是少见的。他在创作上契而不舍，在多年政治风云中仍然坚持交响乐创作。我就不是这样，走了一个大弯路：60年代思想逐渐变化，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跟风。祖荣光18部交响曲和9部协奏曲，以及大量的艺术歌曲、室内乐、大合唱等，从高一就开始写小提琴作品，始终坚持走艺术道路，不受世俗观念特别是左的思潮影响，在特别困难的时期，福建没有乐队，仍然坚持写无声的音乐，这一点太了不起了。在我们特殊年代，他真是凤毛麟角，雅乐圣殿一奇人！尽管他也写过一些应景的东西，但是总体上他坚持艺术创作的道路。当时连总谱纸都没有，他依然坚持写作。他的音乐会说明福建政府重视了，这是很大的改变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管他东南西北风。这是他的风骨。而我就不是这样，走了弯路。说到昨天的音乐，总的看，他的作品富于诗意，而且音乐的思路延绵不绝，具有高雅的品格。小提琴的标题是原来的，保持年代原貌很重要。无标题就是无标题，如果考虑到听众需要，可以写一些文字。但是目前这张节目单的文字不能反映郭先生的原意。对音乐本身，除了诗意之外，还真的很诚。这个“诗意”很难说清楚，就是一种艺术感觉吧。每个乐章的结束很有意思，了犹未了，耐人寻味。在些都很值得我学习。钢琴协奏曲，民族音调加一些变音，很有意思。潇洒自在，这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就谈这些，抛砖引玉。

金湘：首先表示祝贺。前两次福建会议我都没来，因为出国了。听说当时还有一些争论，我本很想参加。郭先生艺术品格决定了他的作品的成败。他具有高尚的人品，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值得尊敬的品格。尽管还存在一些瑕疵或“外包装”的节目单文字，但是音乐品格给我很深印象。乐如其人，郭先生的音乐很细腻，就像南音一样。2000年郭先生在北京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，我第一次听，印象很深。这次是第二次听。《山水情深》写对古人的情谊，我觉得很简练，不夸张。第十八交响曲是否有所收疆，留一些乐思给后面的交响曲写作，你写到28交响曲没有问题。

戴鹏海：我先说点题外话。郭祖荣打电话给我，我刚从外地回来，比较疲惫，但

还是欣然而至。刚才王评章说郭先生“只求耕耘，不问收获”，我加两句“契而不舍，孜孜以赴”。这一点恐怕很多人难以做到。他对交响乐创作的纯情，82岁了还如此纯情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现代人连做梦都不纯情。郭先生和一位叫路华白雪的相似，一辈子在小城镇活动，一辈子教书，在清贫中坚持艺术道路。在我看来，他们俩都是了不起的人。郭祖荣是搞“重工业”的，创作了40几部各类交响音乐。我很期望通过最好的乐团演奏，展示郭先生的18部交响曲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其中的风景，这是个前提。北京、上海视野宽阔，可以听到很多音乐，看到很多乐谱。而在福建却没有那么好的条件，他却依然写自己的心事。他也有收获，但是天上掉不下馅饼，他依然写自己内心的真实，只求对得起自己心中的艺术。他是谦谦君子，一点都不狂妄，这种品质决定了他的作品清纯如歌。这种风格了不得。他就是“这一个”，不能用他人的标准去对待。这种风格他一以贯之，没有浓烈的奔放，但有他的升华。他的作品中的情和意，完全可以理解。这种歌唱性的抒情的纯真，现在太少太少，而自我膨胀的东西太多太多。为此我崇尚郭祖荣的作品。节目单作曲家应该审一审，创作年代的标示很重要，解说内容要能反映作曲家的思想，不要牵强附会。要调动听众的想象力，不要设定一个框框。不要做听众的导师。领导要考虑艺术规律，不要为难作曲家。孔夫子说要尽善尽美。郭祖荣的交响乐奏下来了，但是还不能令人满足。剧院很漂亮，乐队也初具阵容，硬件上去了，软件呢？我想，如果乐队细磨10次或演奏10次，那么结果肯定不一样。自己的乐团演奏自己作曲家的作品，这就能和其他乐团比了。当然这是理想。我觉得福建很有希望。京沪闽现代音乐创作研讨会我参加了3次，现在领导还应继续支持。

奚其明：62年郭祖荣先生的亿万个音符，造就了一个艺术世界，从他的音乐里听到了一个学者、严师、慈父。写纸上的交响乐是一种悲剧。但是从他的总谱上可以看到一位大师。如今福建能搞这样大的活动，这在全国也不多。所以我认为纸上的交响乐作者很悲壮，但是他仍然继续写。我觉得郭老师在音高关系上很流畅，那些变音的运用很难用知识来解释，很顺很通，没有不干净的地方。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，节奏上变化不够大。当然不能期待郭老师写强劲力的东西，但是节奏上如果能够更有律动，就更完美。另外，每个作品的开头不够引人入胜。变化不够多，意义不够明显。这是否和长期“纸上的交响乐”写作有关。他心静如水，能否演出他不在乎，依然写下去。如果站在观众的角度看，从心理学上揣摩，悲壮的作者书写自我，但是还要入世，让人们欣赏，也许会有所变化。

李吉提：为了郭老师的音乐会，我坚持来福州。我觉得郭祖荣写交响乐没有别人那么沉重，他是艰苦而快乐着，他是真正喜欢音乐的人。他非常诗意，非常真诚，和听众平起平坐，平等交流。他有自己的一个精神世界，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动荡，他身上的中国文人传统使他一如既往写自己的交响乐。放眼看，许多作曲家、演奏家、理论家、听众都存在过分诠释音乐的现象。曾经有人在北京座谈会上说，郭老师是否可以放慢脚步，回头看看自己走的道路，想想如何写一些新东西。今天看来，郭老师确实接受了善意的意见，对自己原来没有做足的东西进行补足，也吸收了一些新技法。但是我认为历史不要去改变，个性也不要去做遮蔽。郭老师的诗意和抒情性应该保持。

贾达群：过去很少接触郭先生的作品，这次我听了音乐会非常感动，我看到了老一辈音乐家的执著。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，作品非常纯净，没有受到干扰。这恰恰是郭先生的个性，就像莫扎特一样。作曲家总是有自己的看法，在一个作品没说完的东西，不断在下一个作品说，这样就形成了作曲家自己的风格。当然也有多变的作曲家。郭先生有自己一个非常完整的精神世界，因此用纯净的音乐表现自己非常纯净的精神世界。他的音乐用优雅的方式慢慢诉说自己内心的话语，非常自如。这也是我们年轻作曲家应该学习的。用音乐来表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，这是一种类型。也有用音乐来呈现一种纯美的世界，这是另一种类型。莫扎特殊于后者。郭老师的音乐也给人一种升华的净化的感受，给我创作上的启迪。我认为语言能说的，音乐也能说。很多心理上的事情语言可以说，音乐也可以说。昨天的演出给我的印象是政府很重视，但是节目单对音乐的关注还嫌不足。郭先生对自己的作品音响是否满意，不得而知。我觉得作曲家在化音响方面几乎永远是悲剧性的。我刚去过波兰，那里的演出都是本地的作品。这给我很深的印象，也引起我的一些思考。国家举办的活动，乐队演奏本土各年龄段作曲家的作品，甚至有80后作曲家的作品。他们出版新作品，打造音乐新星。音乐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想，如果郭老师的作品得到更好的演奏，效果会不一样。我们即便没有做到像波兰那样只演奏本土作曲家的作品，哪怕五五开，上演中国作曲家的作品，那么“中国乐派”自然就有了。郭老师的为人和教学，敬业精神都值得我学习。

朱践耳：把春节晚会的钱花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演奏上就够了。

戴鹏海：中国现状就如此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。

朱世瑞：我是第二次来福建参加活动，但确实第一次听郭老师的音乐会。以前我就听到郭老师其人其乐的很多言说，这次听到了真实的声音。郭老师的敬业精神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的。乐如其人。我不再重复前人的赞美，也不用自己的写作追求来说郭老师。我只想听说音乐会之后，自己继续思考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。我提出其中的一些问题，请大家一起来探讨。我相信郭老师自己也不满足于听到赞美之辞。交响乐创作在中国意味着什么？交响乐产生于欧洲特定的时期，在中国的传统中是没有的。20世纪引进至今，交响乐的表达方式对中国作曲家意味着什么？它是一种交响乐队的表达方式，在历史上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，历经古典、浪漫等时期。典型

意义的交响乐创作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，海顿创作了百部交响乐，后人逐渐减少。另外，它本身在不断变化。进入中国21世纪文化经济发展的社会现状，我们用在欧洲形成的交响乐形式要表达什么？我觉得一方面要考虑人类共同的音乐文化的学习和借鉴，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中国对交响思维能提供什么新的东西。如果没有后者，我觉得很遗憾。具体说，在学习借鉴过程中，我们如何加上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，这是需要思考的。希望同仁好友一道来探究，这对我们的写作、音乐思维模式会有好处。另外，我们的写作不可不避免要面对的是，欧洲的音乐思维模式如何对待，如何加入时代的脉动，写作的个性如何展现，这三个问题加在一起，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挑战和考问。我在欧洲游学12年后，回国又有6年半了，给我强烈的印象是，中国文化和欧洲有巨大不同。没有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到这这不同的。我出国时已30岁，重新学习体验欧洲的音乐文化。我深感中西的不同。这种不同正是每一种文化生存的意义所在。假如彼此相似，那么发展的可能性就没有了。正是这种不同给我们无穷发展的资源。当我们遭遇到坎塔塔，遭遇到交响乐等典型的欧洲体裁和形式时，我们就面对严峻的挑战。黄梅戏、京剧等，也有老外票友，但它始终是我们自己的文化。我们应如何开发自己的资源。请大家一道来思考。

刘媛：前面各位的发言都很精彩、独特，对郭老师的音乐，我从跟他学习到走南闯北，一直都在思考一些问题。写作总是一再修改，但是往往都不如第一稿。我眼看郭老师怎样从一个士兵到将军的过程。许多人都觉得郭老师的作品比较平缓，但是我认为郭老师的一生对应的是中国百年大起大落的社会，他的作品却一如既往，一路走来始终不变。我从认知、挑剔到认可，意识到这就是郭老师的个性所在，是一位很难企及的大师心境所在。世界在变化，人们的经验也在变。但是，怎样完善自己？一个人人生来就是完善的，比如莫扎特，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写如此纯净的音乐。郭老师到了80几岁了，还那么一如既往地写。谁能作到即便抄海顿也抄的那么快乐？西贝柳斯认为交响乐要写的凝练，马勒则像写日记一样写交响乐。我个人的感觉是，郭老师已经几近完善，应该就这样一路写下去。郭老师的节奏就是那样从容不迫，是中国式的散化节奏。看他的手稿，有一种深沉的感觉。我想说的是，大胆走下去，完善你的圈。

章绍同：乐如其人。郭老师的音乐奇，他的创作过程也奇，他的憧憬也奇。作为他的学生，一方面对郭老师的教养感恩，一方面以他为榜样。他淡泊名利，显现在他的作品是淡雅、真诚的格调。我自己入学时起点很低，只会唱几首歌。印象很深的是，有一天傍晚郭老师在听里姆斯基的一个作品，我觉得非常好听，就去问那是什么作品，表现什么等等。从此跟郭老师学作曲。我一直觉得很幸运。郭老师创作的奇还表现在他写得很快。他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写钢琴伴奏。他真的是艰苦并快乐着。旁人觉得悲壮，这是作曲家的命运。但是郭老师自己并没有过多这样的感觉。他的生活很简单，所以音乐也那么纯净。我们的生活往往很混杂，所以难以像郭老师那样清静。另外，郭老师热爱大自然，热爱民族民间音乐。钢琴曲《小放牛》用了闽南音调，《从黑夜到天明》吸取了新疆民歌音调，郭老师给我弹奏时是在60年代，给我很深刻印象。郭老师的音乐大部分是抒情的，但是也有一些音乐是愤怒的。（戴鹏飞：他的第十八交响曲第一乐章就有戏剧性的）最后，他自学成才也是一奇。

温德清：郭老师听了很多意见，但是依然故我。我觉得除了高贵典雅、真诚自然，个性鲜明，还有为艺术而艺术，为音乐而音乐的精神。当代音乐追求变化重复。郭老师的音乐应该引起音乐学界的重视。他有良好的结构感觉，对于一位作曲家来说很难的。他有非常精妙的对位感觉，作为自学成才者非常难得，音乐材料集中、凝练已近达到大师水平。当初他听音乐，分析音乐，给我们很多启示。他的内心是有音响的，尽管写纸上的音乐。作为学生，我很愿意将郭老师的作品推荐到国外。小提琴曲我偏爱第一首，因为它更自然、深情。第十八交响曲的技法已经炉火纯青。当然，如果是我，可能还会考虑配器上更多的变化。中国虽然不是节奏多变的国家，但是还是可以挖掘一些东西。对乐队排练应该表扬，但是也应该大胆提出要求。

吴少雄：感谢各位专家来福建。

刘源：就像莫扎特一样，一生就做一件事情。

金湘：这里有一个观念的问题，朱世瑞引申的问题需要思考。关于中国交响乐创作问题，需要专题研究。中国作曲家自己愿意怎么走，那是个人问题，而者不矛盾。

宋瑾：听郭老师过去的作品，我总会联想起他的水墨画。在黑白的交响中，结构严谨，层次分明。这些视觉的逻辑被移植到音乐创作上，就产生了郭老师的这些作品。关于节奏问题，我觉得那是一种静态，也是从水墨画移植过来的。如果没有非常入静的心灵，是很难感受郭老师的那种静谧的。关于新技法，郭老师也曾经困惑过。过去他的音乐在福建一直被当作先锋派，可以开放以来，西方的新技法传入，郭老师的技法突然显得不那么新了。为此郭老师也曾应用12音或更新技术来写音乐，但很快就度过了这段困惑期，不为技术而技术，而是为艺术而技术，这正是成熟的标志。过去的作品没有鲜明的调性对比和节奏对比，因此那些变化音的运用就起了很大的“佐料”作用。听第十八交响曲我没有水墨画的感觉，当然郭老师一如既往的风味依然存在。美国有一位哲学家叫罗蒂的说过，哲学、艺术属于“个人事务”。我觉得作曲也是一种个人事务，正因为这样，正因为郭老师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，所以才有他的音乐的纯粹和诗意。

傅显舟：在北京当编辑，看了千场音乐会。上半场我听郭老师的音乐，没有那种戏剧性张力，而具有古典美，均衡、对称，这是共识。下半场的音乐仍然有戏剧性。我觉得应该多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。

郭祖荣：非常感谢北京上海来的专家们，尤其是老先生。大家的赞美之词太多了，我希望听到更多意见。我自己希望能写到九十岁，从第十九交响曲开始，还能写更多的东西。关于演奏问题，我的许多作品的音响效果都不理想。因此有人认为应该对着乐谱听。我为什么这样写？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总要有所贡献。早年画画，后来转到音乐。我觉得自己写音乐比画画好。我基本上靠自学，走了很多弯路。写作已成为习惯，不写就像没有吃饭一样。写作过程我很愉快。在下放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，从此一直写下去。在山区，我贴着大地，感到很踏实。写音乐也这样，即便没有听到音响，在心中想象那个音乐世界，我仍然感到快乐。从山东师大毕业时，曾有机会到北京师大工作，但是想到母亲和年幼的弟妹，还是回到福建。从此一辈子“埋”在这里。刘源说，现在缺少一张安静的桌子。这强化了我原有的固执。（戴鹏海：可以以“在心灵里摆一张安静的桌子”为题写一篇文章。）我想最好能听到自己作品的好音响，听到自己真正的声音。感谢温德清，他把我的作品拿到好乐队去演奏。可见二度创作很重要。我就是这样，在不理想的音响中持续写到现在。我获得了很多，这也要感谢相关领导。下午带大家去看看福建山水，希望从中能发见福建作曲家的写作风格。

王评章：郭老师人好，看别人也好。郭老师刚才谈自己的创作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郭老师没有功利心，但却不失敏锐。对当今社会的污秽很反感。他的内心既纯净又丰富。这样的老人，这样的艺术家，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少见的。他对艺术的追求使我们敬畏，使我们对艺术不敢怠慢。郭老师是我们宝贵的财富。

科研秘书 Email: mp@ccom.edu.cn 电话: 010-66425730

网站编辑 Email: zlexin@ccom.edu.cn 电话: 010-66412839

版权所有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

网站设计开发：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